

西撒哈拉问题的现状与解决之道

陈建民

摘要: 2002年2月,联合国制定了一项旨在解决始于1975年的西撒哈拉问题的新方案,如还不能达成任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联合国将从撒哈拉地区撤走蓝盔部队。一旦如此,该地区在实现停火10年之后将有可能重燃战火。

关键词: 西撒哈拉; 人阵; 摩洛哥

Abstract: In February of 2002, the U.N worked out a new scheme to solve problem of West-Sahara. If there's no way to settle the problem, the U.N will withdraw its blue-hat troops. In case it happens, this area maybe face new war after the cease fire for 10 years.

Key words: West-Sahara; People front; Morocco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撒哈拉沙漠西部, 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 19世纪末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958年1月成为西班牙一个省, 1976年西班牙撤离, 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其进行分治。1976年, “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以下简称“人阵”)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1979年毛里塔尼亚退出, 目前摩洛哥控制着西撒哈拉90%以上的土地。西撒哈拉属热带沙漠气候, 无常流河流, 有铁矿、磷灰石、钾盐, 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长期以来, 西撒哈拉的归属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人阵一直在为西撒独立而努力, 希望建立独立的撒哈拉国。摩洛哥则坚持声称对西撒拥有主权, 双方曾为此大动干戈。1991年, 在联合国调解下, 摩洛哥和人阵在联合国签署协议, 内容包括从1991年9月6日起双方实现停火, 并按西班牙1974年对西撒地区的人口统计数字举行西撒公民投票来决定其前途, 时间是1992年1月。停火后, 西撒局势相对稳定, 除1991年8月摩洛哥向塔夫里提地区发动过突袭, 以及此后发生过一些违反停火协议的事外, 双方至今仍恪守停火, 未导致交战。按协议, 73497名撒哈拉人将参加公民投票, 以决定西撒独立, 还是与摩洛哥合并。但是, 拟议中的公民投票一再延期, 摩洛哥也不止一次地对联合国修正的西撒人口统计数字提出异议, 致使公民投票进程被彻底冻结, 到2001年, 公民投票一事几乎不再提起。

一、人阵内部不统一

人阵内部存在人数占多数的主流中间派、右翼议和派和左翼强硬派三个不同派别, 面对西撒的前途命运, 三派的观点和做法各不相同。以阿齐兹为领袖的主流中间派受到西撒人数最多的各大部落首领的支持, 坚持三点主要主张: 领土主权不可退让, 致力于同摩洛哥进行直接对话, 将1991年和平计划作为任何行动的指南。

右翼议和派是一些零散、缺乏组织的群体, 受到占据靠阿尔及利亚西边战略要地廷杜夫部分地区的四大难民营内难民的支持。集合在其麾下的是先前曾浴血奋战过的战士, 而今都已人到中年, 他们不相信摩洛哥会被打败, 认为最好是与摩达成某种协议, 以实现返回家园之目的。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所想象的协议从未在任何解决方案中得到过体现。人阵谈判代表巴希德·赛义德一直是人阵二号实权人物, 随着他与人阵的矛盾加深, 有人揣测他会另立山头, 自成一派。但巴希德后来却成为四大难民营的“达赫莱”难民营领袖, 除主张应与摩洛哥当局达成谅解外, 仍忠于人阵基本立场。今天的许多西撒哈拉青年既没有经历过战争, 也未见到在他们父辈曾战斗过的被占领土上出现的祖国, 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生活, 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赞同巴希德的选择。

人阵左翼强硬派以易卜拉欣·加利为首, 他是一位著名军事家, 80年代人阵的军事计划皆出自他手。此后他名义上是人阵派驻西班牙的代表, 实际上长期流亡在马德里附近的小城——拉布尼, 拉布

尼与人阵大本营相隔数千公里,目前尚不清楚他对人阵决策机构的影响力有多大。易卜拉欣·加利主要对军队尤其是第二军区有影响力。撒哈拉人民军的大多数成员都支持对摩洛哥采取强硬政策,第二军区所辖部队的立场尤为强硬。目前,第二军区的大本营在塔夫里提,由著名的年青战略家易卜拉欣·马哈茂德指挥,他曾任国防部长。人阵强硬派并不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便能在短时间获胜,但认为联合国调停下的停火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停火谈判仓促,条款并不公正,有损人阵利益。所以在 2000 年底,他们曾不断向总部施加压力,要求发动武装袭击。

二、公民投票一再延期

摩洛哥方面一直以参加公民投票的选民资格问题为由拖延举行大选,致使原定于 1992 年 1 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年复一年地被延期。摩洛哥对生活在西撒地区数万名支持人阵争取独立路线的摩洛哥人的选民资格持反对态度。而多年来,联合国驻西撒地区的蓝盔部队除对摩的越规行为报以忍耐外,并无任何作为,它既未能控制撒哈拉地区局势,也无法对其实施管理。联合国未能迫使摩回到谈判桌上,又未承认举行公民投票一事,这就使摩强化了对南方省份(即西撒哈拉)的主权要求。哈桑二世国王曾说,关心西撒问题的有识之士认为,公民投票只应是个策略手段,而非西方舆论所认为的是用来裁决政治问题的工具。一位在摩洛哥工作生活多年、深谙摩洛哥情况的西班牙外交官在谈到公民投票一事时说:“任何一位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人阵会因为几十张选票而输掉,去向它的敌人缴械,拥抱他们,宣誓效忠摩洛哥国王。”同样明显的是,相反的情况也不会发生。有识之士还认为,公民投票不应取代人阵与摩洛哥的直接谈判,双方应通过直接谈判来明确各自的立场。摩洛哥如果赢得全民公决,它将会采取哪些举措?人阵一旦获胜,它又承诺做些什么?不通过直接谈判来谈妥这些条件,就贸然举行公民投票,其后果对摩洛哥是致命的。因为,所有迹象都表明摩洛哥肯定会输掉这场选举。同样,人阵也要放弃它一贯坚持的“先公投,后谈判”立场,以便能通过直接谈判确定撒哈拉国未来的国家模式和它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的地位。此外,联合国有责任让人阵与摩洛哥坐到谈判桌旁,让双方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并由西撒公

民投票批准这一方案。

三、联邦制还是国家租赁模式?

认为西撒哈拉可以像东帝汶那样获得独立的想法,实际上是天方夜谭。因为西撒与东帝汶有天壤之别,而印尼与摩洛哥除大多数公民都是穆斯林外,也没有共同之处。况且,即便争取西撒独立的人阵赢得公民投票,它也不可能使生活在撒哈拉地区的 10 万摩洛哥部队和几十万无处可去的外来定居者立即撤走。在 1997 年联合国调停西撒问题的第二解决方案中,联合国特使——美国政府国务卿贝克的助手克罗克提出了两套供选择的方案:一套是被认为传统模式的“联邦制”,争端双方同意举行公民投票,前提是双方均承认下述两点:承认建立独立的撒哈拉国家的权利,拥有国旗、国歌、独立的财政和自己的军队;承认两国间建立联邦的必要性,某些国家职能由缔约甲方——摩洛哥履行,如派遣外交代表(使馆)、管理经济资源等。第二套是“国家租赁”模式,摩方接受公民投票结果,尽管此结果肯定对它不利,同时,人阵可要求摩洛哥给予帮助,将外交事务、经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事务交由摩洛哥代理,并为此支付一定费用或租金(租赁费),因为人阵不具备领导国家前进的能力。

四、巴黎——达卡汽车拉力赛事件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不久就逢巴黎——达卡汽车拉力赛。拉力赛的预定路线要经过西撒哈拉地区。2000 年 12 月 22 日,迫于内部压力,人阵领导层决定对巴黎——达卡汽车拉力赛发动袭击,目标当然不是拉力赛本身,而是把西撒切割成两半而被称作“第六道屏障”的摩洛哥埋设的 2000 公里长的地雷隔离带。袭击拉力赛的提议一提出,便受到各难民营难民的热烈响应。2001 年元旦后,人阵部队的官兵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战斗,对拉力赛的袭击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摩洛哥、法国及其他几个友邦闻讯后紧急致函阿尔及利亚,要它制止人阵的袭击。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困于其国内种种难题,无暇顾及,但在非统组织支持下,还是立即满足了摩洛哥的请求,在临近行动开始前仅一小时,人阵部队官兵接到取消袭击拉力赛的行动计划、部队立即撤退的命令,人阵只好将其部队撤回难民营。这次临阵撤军的直接政治后果是大大削弱了穆罕默德·阿卜杜·阿齐兹的力量,也没有打开任何对话渠道。此事不仅表明人阵力量远不如前,

内部分歧增大,而且还降低了人阵的国际信誉以及国际社会对其争取独立事业的支持。

五、詹姆斯·贝克的合并方案

汽车拉力赛事件后,联合国特使詹姆斯·贝克改变了主意,决心放弃正在实施中的和平计划,回到摩洛哥早先提出的“恢复政府权力”的主张,即在 5 年多时间内,将撒哈拉并入摩洛哥王国。2001 年 5 月 5 日,贝克在一次秘访中,将此方案向人阵领导层提出,遭到后者的坚决反对。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有:鉴于事实上全民投票无法举行,建议用“与摩洛哥合并”取代全民投票,同时赋予撒哈拉人某种程度的独立,但不包括财政政策、国防、警察、外交等。方案建议在不规定明确日期的前提下,让难民返回家园,并由在投票时已在撒哈拉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组成大选委员会和立法机构;凡经由联合国登记的撒哈拉人均有权参加选举首届撒哈拉独立政府;在最长不超过 5 年的期限内,举行全民投票,依据全民投票结果最终决定西撒哈拉的命运。据此,参加全民投票的人实际上将包括 50 万左右的摩洛哥定居居民。由于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人口数,确定参加投票人数变得十分困难,考虑到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 would 认为西撒哈拉同摩洛哥合并将是现实。

六、重开谈判还是重开战?

2001 年 8 月,作为尝试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贝克把人阵、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的代表邀请到美国进行磋商。但这次美国之行却无功而返。易卜拉欣·加利率领的“独立”派代表团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新要求,非洲代表团则拒绝谈论除 1991 年和平计划以外的任何政治解决办法,因为非洲代表团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亲人阵的撒哈拉摩洛哥人的选民资格最终会得到承认,届时,撒哈拉人口统计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人口统计问题一旦得以解决,他们再也无法阻扰举行全民投票了。之后,在贝克的建议下,联合国再次调停西撒争端,要求双方在 2001 年 12 月 1 日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安南秘书长支持贝克的立场,认为西撒现状不应无限期拖延下去,联合国在该地区的和平努力应该取得成果。然而,自从汽车拉力赛后,在人阵控制区履行使命的联合国监督小组的 25 名成员和 23 名蓝盔部队官兵便失去了行动自由。而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曾已为撒哈拉和平计划拨款

4880 万美元。

面对联合国要求双方达成和解的最后期限,人阵主流中间派又开始谈论拿起武器,重返战场。该派与鹰派的分歧在于作战目的,鹰派准备发动无休止的战斗,希望能借此削弱摩洛哥,而主流中间派的目标却希望重启和平进程。人阵领导清楚,如在 2001 年 12 月 1 日联合国最后期限到来之时,双方仍不能达成协议,对摩洛哥而言,形势会变得更为严峻,便故意使用拖延战术。

人阵总书记阿齐兹期盼 2002 年初,隆隆的炮声会迫使摩洛哥回到谈判桌来。这里需说明的是,至今,人阵认为他们的 1361 名战俘仍被摩洛哥关押在监狱里,他们大都被关押 15~20 年。但摩洛哥称,它已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撒哈拉人。而国际人权组织说,有 400 多人已经失踪,其中一些人是在战斗中被俘后失踪的。

七、安南的西撒分治建议

2002 年 2 月 19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安理会建议,停止执行联合国在西撒的和平计划,将有争议的领土分割成两部分,撒哈拉北部归属摩洛哥,南部归属独立的撒哈拉国。安南建议的依据是 1975 年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达成的领土分割协议,在不预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划定边界。但所有迹象表明,安南秘书长的分治建议会因摩洛哥的坚决反对而无法实施。在提出分治建议的同时,安南要求贝克特使递交一份彻底解决始于 1975 年的西撒争端的新计划,并强调该计划无需得到争执双方的同意,联合国将强制执行。安南秘书长在致安理会的报告中说:“这条通向政治解决的道路将补偿双方部分损失,绝不是全部。”此外,安南宣布,在不能达成任何解决的情况下,他将面临唯一的选择——联合国从该地区撤走蓝盔部队。一旦事情真的如此发展,那么,在经历了 10 多年的停火之后,战火必将重新在西撒哈拉土地上燃起。然而,美国却在 2002 年 4 月 25 日做出了一个令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举动——美国将向安理会建议将西撒与摩洛哥合并,同时赋予西撒某种程度的独立,以此作为解决这类争端的典范。西班牙在获悉白宫建议几小时后,立即宣布反对把西撒并入摩洛哥的计划,并拒绝任何强加于争端双方的解决办法。近年来,在摩洛哥突然决定召回其驻西班牙大使之后,马德里至今都没有摩洛哥大使。西班牙则巧(下接第 9 页)

现在，美正在伊主导重建，其目标能否实现，尚有待实践检验。人们更关心的倒是伊人的命运，希望伊人能早日摆脱困境，过上好日子。也希望伊人能发愤图强，重振昔日辉煌。

- [1] 新华通讯社:《伊拉克经济问题成堆》,载 2002 年 11 月 13 日《参考消息》,第 4 版。
- [2] 张宏,王保华:《阿拉伯政治外交与中阿关系》上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第 58 页。
- [3] 俊鸣:《小布什,“实话”能否挡住你》,载 2003 年 3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第 A15 版。
- [4] 新华通讯社:《美对伊战争的秘密哲学》,载 2003 年 3 月 11 日《参考消息》,第 3 版。
- [5] [8] 新华通讯社:《美国拿伊拉克做“民主改革”试验》,载 2003 年 3 月 4 日《参考消息》,第 3 版。
- [6] 王恬:《世纪末的骚动——1999 年国际形势回顾》,载《国际论坛》杂志 2000 年第 1 期,第 2 页。
- [7] 新华通讯社:《对伊战争关乎布什连任》,载 2003 年 3 月 11 日《参考消息》,第 3 版。

八、西撒前景不容乐观

任何认为争取独立的人阵和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 15 万撒哈拉难民会接受一项无视他们意志的解决方案的人、组织或国家都对西撒问题的内涵缺乏起码的认识。安南秘书长 2002 年 2 月 19 日在安理会的讲话只是承认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唯一前景：

[22]新华通讯社:《巴格达的“放纵时代”》,载2003年5月4日《参考消息》,第3版。

多年来，撒哈拉地区居民一直拒绝其北方邻国摩洛哥对其行使主权，这都将给破坏行为和恐怖组织的活动以可乘之机。事实上，形势十分令人担忧，阿尔及利亚因极端主义不断在国内制造流血事件而大伤脑筋，西班牙对撒哈拉局势感到忧心忡忡，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局势不稳，西班牙与摩洛哥的关系持续恶化，这一切都对西撒前途产生了不利影响。西撒问题的解决，是要尽早找出一个能体现西撒人民的意愿，并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方案，这尚需相关方面继续努力。